

从最高拍卖价近百万跌回千元


乐观莫言书画作品“物遇其主”

最近拍卖市场有一条新闻格外引人注目:近日,作家莫言一幅书法作品亮相北京某拍场,仅以起拍价5000元人民币落槌。对此,有媒体和网友纷纷惊呼,作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,莫言的书法作品在他获奖之后频繁出现在拍场,价格并一度走高,最高拍卖价甚至达近百万元,而今跌回千元级别,是否意味着他的诺奖名人光环效应开始退却?抑或是艺术品市场回归理性使然?



网传的莫言书法和他题字的照片。





文化观察

本报记者 华章

到底该关注拍卖价格还是作品的艺术价值

据有关媒体报道,在2012年以前,仅有一件莫言信札在上海公开上拍;到了2012年3月,有两幅莫言国画作品在北京上拍,其中价格较高的一幅作品拍出了8800元。2012年10月获诺奖后至今,拍场出现了200余件莫言的作品,绝大多数为书法作品,此外还有少量国画作品、签名作品。2012年12月在北京上拍的一副对联全文仅14字,以24.68万元成交,其成交价最高的作品是2015年1月在南京拍出的“莫言录毛泽东《沁园春·雪》”书法作品,高达97.75万元。

记者梳理发现,对出现在拍场上的莫言书画作品,大多数媒体和网友关注的焦点话题是“价格”,然后根据价格

波动得出种种结论,诸如从曾拍出近百万元高价到如今回跌至千元级别,“意味着其诺奖名人效应开始退却”,或者“意味着艺术品市场理性的回归”,或者“说明他的作品成交价存在很大泡沫”,或者“名人书法,不是书法名人”之类,甚至有网友劝莫言“要懂得藏拙”,还是把精力更多地用在老本行写小说上吧,免得市场上有人“携莫言自重”,借机炒作。

毋庸讳言,莫言的文学成就就有诺贝尔文学奖为证,但作为一个书画爱好者,其一幅作品动辄几十万元、近百万元的身价,很难说这其中没有名人效应在起作用。但记者想说的是,除了关注拍卖价格,是否更应该关注一下莫言书法本身的艺术和文化含量?

总之,将关注点更多集中到书画艺术上,而不是变幻不定的拍卖价格上!莫言的书画作品千元也好,近百万元也好,到底值不值?决定这个值不值的根本点在哪里?这需要对莫言书画作品的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做一些专业研究。但目前无论是书画界人士,还是普通读者,恰恰在这一点上存在着认识空白!

书画让我们了解到莫言的另一面

对于这些被拍卖的书画作品,它们的作者尽管是莫言,但它们上拍以后身价几何,这和莫言又有何瓜葛呢?

迄今为止,莫言书画作品被拍卖,在各类媒体上已炒得热火朝天,但处于事件源头的他却一直保持沉默,莫言不可能一无所知,但即便知道了,他又能做什么呢?

从莫言的角度讲,他喜欢写字画画,难道仅仅为了避免有人借其字画炒作,就此洗手,与书画绝缘?这既不现实,也不可能!因为尽情地写,尽情地画,是他的自由,也是他的快乐,其实这和市场炒作是两码事。艺术品市场历来都难免有炒作和泡沫,但我们应该相信市场的理性力量和矫正功能,历史终会使事物回归到其本来的价值!

值得一提的是,我们过去读到的多是莫言的文学作品,通过拍卖事件有幸欣赏到莫言的书画,对喜欢莫言的读者来说是一种意外惊喜,这让我们得以了解到他的另一面。一个著名作家,同时爱好书法绘画,

这正表现了莫言作为文化人的气质与修养。写作与书画同时精进,这正是中国作家的独特之处。

期待将来读到《莫言与书画》

从谋生的角度讲,目前莫言的主要收入是写作,这些书画作品大多数是他赠送亲朋好友、同好、读者之物,只是借以表达一种情谊,交流一种爱好。最初他也不会想到这些书画作品会流落到拍场,而且身价不菲,正像一部小说完成以后就摆脱作者,具有了自己的命运一样,它的作者也成了它的读者之一;书画亦如此,书家完成作品以后,一旦流落到拍场,它最终的主人是谁,身价几何,已不是原来的作者所能左右的了,拍卖收入也和书家无半毛钱关系。

莫言在接受采访时曾说:“在生活中,有时我像一个旁观者”。获得诺贝尔奖后,他再次说:“我看到这个人好像不是莫言,不是我自己,而是一个叫莫言的写作者。我反而变成了一个旁观者……”相信莫言在自己的书画作品被拍卖一事上,也是一个“旁观者”。当然,任何

人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能获得观众和市场的肯定认可,但希望是一回事,市场又是另一回事。

万物讲缘。书画界常言“物遇其主”“画遇知音”,所以相较于关注莫言书画作品身价几何,是否有炒作泡沫,我倒更希望莫言的书画作品“物遇其主”“画遇知音”。艺术无价,如果缘分对了,上百万元不算高,5000元也不为低,唯希望遇到的是真正懂它的有缘人。

至于莫言的书画属于何门何派?其书法爱好起自何年何月,锤炼了多少春夏秋冬?在当今书画界结交过何人,其间是否发生过什么生动的故事?莫言写字画画时的生命状态如何,体现了哪些人文情怀?其文学创作与书画存在怎样的内在关联?期待不久的将来读者能看到一本新书《莫言与书画》。

当然,莫言的书画是文学家的创作,他在写作上的“天马行空”“胆大包天”,也不可避免地会在书法绘画上有所反映,若用书画的规范和章法去要求,也许不能完全合拍。但文学和艺术是相通的,喜欢莫言的读者有理由相信,莫言会用一颗诗人的心体察书法线条和绘画意象之美,并形成自己的书体画体风格。

让病态追星不再是顽疾



天天娱评

师文静

近日,明星袁成杰微博晒出与“两个小粉丝”一起吃早饭的照片,本来是明星放下身段与粉丝其乐融融共处的温馨画面,没承想却瞬间引炸各路粉丝圈。通过网友各种扒皮,大家才知道原来“两个小粉丝”并不是袁成杰的“真爱粉”,而是专

职驻扎机场的“蹲点派”。这两个年龄不大的女粉丝为了见明星竟然以机场为家,以各种蹭饭为荣,偏执又有点儿病态。

其中一位18岁的职业女粉丝已经有多年的追星史,被网友称为“虹桥(机场)一姐”。从一线到十八线明星,都是她追逐的对象,是粉丝圈出了名的“博爱粉”。此事一出,这个女孩遭到网友各种爆料,有自称其同学的人爆料称,她是一个小学时深受校园暴力迫害的女孩,没有朋友,不受人待见,最后执著于追星。其实,小小年纪沉溺

追星的人不在少数。前段时间有个11岁的小学生深情告白明星李易峰,“我知道李易峰早晚都是我的,这就是我的梦想”,年龄如此小,就沉溺于这种幻想之中,此举也挑战了公众的神经和认知。

“虹桥一姐”事件发酵之后,这个女粉丝也受到了网络暴力的攻击,不少明星“真爱粉”到她的社交账号下攻击她,脏话连篇,不堪入目。而不少报道此事的自媒体,也多以欣赏“奇葩”“极品”的心态来博取眼球,甚至挖出“虹桥一姐”借钱追星等诸多细节,以让读者看

到她“不耻”的种种。这不禁让人想起十年前杨丽娟事件中网络暴力的威力。

其实,偶像崇拜是很多孩子在成长过程中自然而然发生的,只不过有人当做娱乐项目,有的人则沉溺其中。随着社交媒体的普及,青少年追星持续低龄化,有些小孩会在不知不觉中逾越了理性追星的界限。“虹桥一姐”事件,她的遭遇让人同情,但她追星中的“病态”表现又值得警惕。外界的嘲笑、指责甚至谩骂,或许并不能解开偏执追星族的病结,只会让她们小小年纪承受更多。

“病态”追星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,作为一种社会现象,理应不断地理性探讨有关追星的利与弊,是与非,而不应多年以来持续不断地一边倒地加以鞭笞和围攻,尤其是当这些粉丝年龄并不大的时候。面对这种偏执的粉丝,或许应该给她们更多的了解和帮助,而不是把她们扒出来被大众观瞻。如果这些“极品粉丝”能从多种渠道接受到有效的明星、偶像接触教育,知道怎么追星是理性的,是符合年龄的,是社会规范之内的,不见得病态追星就是难以治愈的顽疾。